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俄)季卡列夫 著

(俄)鲁 金

李 学 君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侯安国

封面设计：黄 舫

技术设计：何 华

责任校对：伍登富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俄) 季卡列夫 鲁金 著 李学君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 千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568-3/D·557 印数：1-2000

定价：8.80 元

我喜欢中国人不啻于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我喜欢中国的文学、语言也不啻于俄国、法国或英国的文学和语言……但我随意浏览时，“中国”这个词似乎是专为我用特殊的红字写的……我的手伸向纸笔，时而义愤填膺，时而钦佩赞叹的感觉令我坐立不安……原来，我是这样酷爱中国！

——B·M·阿列克谢耶夫

序 言

80年前，我国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发现了旅行者潜在的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旅行者会对别人的国家依依不舍，他们每一步都会发现一个‘美洲大陆’，异国的日常生活对旅行者来说都非同寻常，而且会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你们手中这本书的作者还远没有避开这种危险，但是国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的日常生活及节日所知甚少，就让这一点作为其辩白的理由吧！

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踏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从上海到地处高原的拉萨，从满洲里到热带地区的海南。这本推荐给读者的纪实就是他们旅行的结晶，这本纪实作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同纯粹纪实性作品相比，本书唯一的不足之处大概在于作者从伦理角度出发，更换了书中某些人物的姓名。

中国变化惊人。细心的读者当然会发现书中所列举的数字和事实对于今天来说已显过时。但作者幸运地游遍中国的这段时间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78 年 12 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的方针，通过稳定国内形势和进行经济改革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伟大的改革时代开始了，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开始试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人们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摆脱贫困，寻找 20 世纪应有的生活方式。

由于实行了新的社会经济改革，中国农民再次表现出了“文革”中丧失掉的对土地的兴趣和热情。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迅速对粮食产量的提高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城市也再次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工厂开始正常开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听厌了“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的阶级斗争的口号，那么如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人们已抛开了吃“大锅饭”否定

和停止歌颂贫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备的先决条件。落后、贫困曾被“左”倾分子当作快速建成中国共产主义的条件，如今却被当作通向民主幸福未来的障碍。以前上层领导说，“共产主义不远了”，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幸福的社会轻而易举。如今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指出：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比发达国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前途任重而道远。如今的口号是“步子放慢一点，不走弯路”。人们对知识分子及科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左”倾分子能够而且应该领导专家的观点被当作反动的，同社会主义利益背道而驰的观点加以批判。

变化是缓慢而又不平衡的，“左”派的因素或明或暗地对抗着新的方针政策。但是人民越来越欢迎新政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实际上都越来越坚信：已经给他们带来显著成效的、实事求是的新政策是正确的。

毋庸置疑，改革中国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正如中国报纸指出：尽管不是一种而是成千上万种东西需要修改和变化，但是消除“文革”影响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正充满自信地建设社会主义。正确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人们的实际需要及国际客观机遇要求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搞活经济，保障城乡的生产发展，创造一些条件，使人们无需被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强迫工作。

中国农村普遍都实行了家庭承包制。通过合同义务把农

民同国家联系在一起，农民们能自主地决定何时播种及种什么。家庭承包制结束了束缚农民手脚的“盲目领导”，迅速提高了土地所有者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工业和贸易实行了经济核算的原则，扩大了企业的权力。利益、利润和赢利已不再带有贬意色彩。商品货币关系在国家经济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市场机制的范围扩大了，它对人们生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新政策暴露了以前许多在寂静的帷幕下隐藏很深的社会症结。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关于受贿、盗窃国家财物、贪污公款、偷盗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罪行，以及所有同他们进行英勇和坚决斗争的动人事迹的材料。中国领导人一再告诫：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能把它理想化，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使中国人的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由的思想及自主地评价周围发生的一切已代替了“文革”中的“口号式的人生观”。人们毫无顾忌地同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交换看法，中国朋友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观注着前苏联的新变化，认真地研究前苏联的改革政策。

孔子说过，“非患人不知己，而患己不知人”。读者将会感受到作者的不安，我们对世界上同我国陆上边界线最长，同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的优秀民族还知之甚少。我们的人民注定不仅仅生活在世界上，还要生活在友谊中，希

望翻看本书的读者能够分享这份心情。

——列夫·杰留申

Дикарев А. Д., Лукин А. В.

Д 45 Т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Китаю/Предисл. Л. П. Делю-
сина.—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89.— 238 [2] с., ил.

ISBN 5-235-00261-X

В форме путевых очерков авторы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о традициях и сегодняшнем дне Китая, его молодежи, знакомят читателя с положением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страны — от труднодоступных районов Тибета до наибол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развитых зон. Книга рассчитана на массового читателя.

Д 0803020000—095 017—89
078(02)—89

ББК 66.3(5Кит)

ИБ № 6097

Дикарев 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Лу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Р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КИТАЮ

Заведующий редакцией **В. И л ь и н**

Редактор **Л. Ку р и н**

Художник **В. Ш т а н ь к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Р. Та г и р о в а**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Т. Ку ла г и н а**

Корректоры **Е. Д м и т р и е в а, И. Л а р и н а, Н. Х а с а н я**

Сдано в набор 30.06.88. Подписано в печать 04.01.89. А04606. Формат 84×108¹/₃₂.
Бумага офсетная № 1. Гарнитура «Тип таймс». Печать офсетная. Усл. печ. л. 12,6.
Усл. кр.-отт. 50,82. Учетно-изд. л. 15,0. Тираж 100 000 экз. Цена 95 коп. Зак. 1662.

Типография ордена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Адрес ИПО: 103030, Москва, Сушевская, 21.

ISBN 5-235-00261-X

目

录

一、序言

二、北方之行

- | | |
|------------------|----|
| 1. 去满洲度假 | 1 |
| 2. 这里俄语受青睐 | 11 |
| 3. 黄海之滨 | 27 |

三、南方之行

- | | |
|--------------------|----|
| 1. 宝岛还是地狱之门? | 35 |
| 2. “天下为公” | 39 |
| 3. 中国的威尼斯 | 53 |
| 4. 欧亚之交 | 58 |
| 5. 人间天堂 | 67 |

6. 地平线上的台湾	86
7. 经济特区	95
8. 海南岛的过去与未来	101
9. 赶上香港?	137

四、西方之行

1. 去西藏	146
2. “飞碟”研究院	154
3. “世界屋脊”之行	173
4. 千寺之地	187
5. 珠穆朗玛峰	202
6. 天府之国	230

北方之行

去满洲度假

11 点 50 分，教室里响起了铃声。中国学生拿着自己的饭盒、筷子一赶往食堂吃午饭，外国学生也忙着去留学生食堂窗口排队，那儿的饭菜虽说贵一些，但很好吃，味道最鲜美的菜通常是一抢而空。

不过，今天我们一走进食堂就发觉，我同寝室的同学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问题，似乎连吃饭都忘了。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们只是现在才知道，中国的大学是不放圣诞节假的，而这一假期，在西方，从土匪到议员，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神圣的。外国留学生担心会在课堂上度假。他们决定去向校领导请愿，请求放一周圣诞节假。

就读期间，每一位普通的前苏联学生临近新年时都会拟订一个令人激动的休息计划。当然，这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过份，因为还要考试。而在这儿，在中国，囿于习惯，我们是不敢奢望自由自在的玩够7至10天。

前去请愿的国际学生军大获全胜。但前苏联学生怎么办呢？学校领导特别研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后一致认为不该搞种族歧视。这样我们就能自由选择自己想去的 places 了，但十天后必须返校。宿舍管理办公室很周到地给我们要外出旅行的大学生开了介绍信“以防万一”。信中要求给在法定假期内在 中国旅行的前苏联学生“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打算到东北所有大城市看看。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而且去黑龙江省会哈尔滨时，我们正好能赶上过新年。奔驰在中国土地上，印象无疑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在首都也呆腻了。

旅行路线不是偶然制定的。在一次学俄语的学生们组织的晚会上，我们认识了几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们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研究生，一位姓王，一位姓周。周正在写一篇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论文，他的未婚妻正在研究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我们成了他们新认识的朋友所结交的第一批俄罗斯人，因此，起初，他们有些拘谨，后来就坚持和我们用俄语交谈。我们成了朋友，经常去他们宿舍。

周出生在哈尔滨，他是在那儿读的大学本科俄语专业。他谈了很多关于自己家乡的事，城市的街道和他在前苏联电影中见到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街道一样。周还邀请我们到

哈尔滨过新年……

和我们同车厢的是一群从香港来的年轻旅游者，他们是去哈尔滨看著名的冰灯会。这些来自温带的人穿着很像南极考察队的衣着。我们的装备也同样不差，每人套了三件毛衣，只可惜没来得及买双军靴。

我们觉得中国人的下肢对寒冷很敏感，生理特点形成了相应的习惯。中国人冬天穿着厚厚的驼毛内衣和棉裤还怕冻僵腿，一直活动着，甚至在又闷又热的夏天，多数中国人还穿着保暖的内衣。这对我们来说很不习惯。或许，俄语中那句民谚“腿放暖处全身暖”就是从中国来的。似乎中国人比我们更注重“头置冷处精神抖”的道理。三九天里，许多年轻人都不戴帽子；而另一些人一年到头都不会摘下那种军队式样的蓝色或绿色的鸭舌帽。不知何故，这种帽子在汉语中被称为“鸭舌帽”，还有一种更奇怪的称呼“前进帽”。

我们很不习惯一大早就被女列车员叫醒，列车已到沈阳站。我们急忙穿上所有的衣服跑到站台上。站台上很冷，三件毛衣都不顶事，周围根本见不到雪，严寒冻实了周围的一切，车厢顶上也冻了厚厚一层冰。列车吼了一声，在仿佛冻滞了的空气中喷出一大团白雾。该走了，要不我们也要冻僵了。

从站前广场上看，街道在闪烁的灯光中就像“跑起来了”。不过“跑起来”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夹在灰暗的高楼中的街道向四处延伸，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城市显得肮脏、晦暗，烟和硫磺气味呛人。沈阳普通民用取暖煤的一

小部分是来自日本人建的钢厂的废煤，这使得西北风吹起时，城里到处弥漫着煤渣灰。

城中耸立着对日作战中在中国牺牲的前苏联战士纪念碑。长春、哈尔滨也有类似的纪念碑。每逢纪念日都要举行有苏中双方代表参加的向纪念碑献花仪式。

当务之急是吃早饭。也许这样身体会暖和一些。在车站小吃部里卖烧麦，这既不是大号饺子，也不是小肉馅饼。一份烧麦放在一个农村用的小蒸笼里，这种蒸笼底部是用某种草茎编的，几个蒸笼一个叠一个，蒸汽通过所有的蒸笼。蒸笼可直接端到餐桌上来。调料齐全，这使饭菜增色不少。

我们似乎暖和过来了。便开始找汽车送我们到一所大学去，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辽宁实习的唯一的苏联人所在的大学。他是进修文学的。我们想突然造访，给他来个惊喜。别人告诉我们，到该校要乘 10 路汽车，但我们到 10 路车站后，发现站牌上没有注明站名。附近的街上 10 路车我们一辆也没见到。从这站到另一站我们逛了有半个小时。多数行人们都不了解沈阳的地理。其实问题很简单，10 路是 210 路的简称。得啦，尽管我们大汗淋漓，又有些累，还是挤上了已经满载的汽车。

不出所料，车上虽然很挤，但大家都没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瞧！乘客们已知我们从何来后，便和我们聊了起来。他们马上提到一些司空见惯了的问题，诸如“你们平均挣多少工资”、“卢布行情怎样”……我们听后就对他们说，不考虑价格指数很难比较实际状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一系列

关于零售价的问题。在气氛活跃的谈话中，我们首次碰到了方言。辽宁省的方言除了“日”发成“衣”外，非常接近北京话，我们没弄清语调的差别，把“肉”和“油”搞混了，（前者标准音为“肉”后者为“油”），经过共同努力，误会最终消除了。

人行道拐角处轻便式炉子旁边，一个穿着皮袄的人跺着脚在卖烤红薯。他的“生产工具”是一个旧圆桶，底部燃着炭，中间是一个网状算子。胡萝卜色的、甜滋滋的红薯在东北地区到处都有卖的，它是我们在此区旅行时的喜爱食物。

前苏联进修生安德烈不在校内，大概是命运的捉弄，他今天去北京到我们那儿做客去了。傍晚时分，我们已无法再找旅馆，宿舍办并不想留我们。还算幸运：一个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的善良的德国人英果出现了。他让我们在宿舍里住一宿。英果在沈阳准备中国民俗方面的论文。他去过内蒙古的许多村镇。似乎，他把沈阳的所有书店的书都买了下来。他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图书分馆：各个学科的作品应有尽有。这里还有两个装满书的木箱，准备发回家。他家在蒙斯特附近的一个小城。

英果是“绿党”成员。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并长时间交流信息和感想。有一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只是暂时的。我们说，德国的轻音乐毫无旋律，让人无法欣赏，英果一听大为惊讶，他觉得受了侮辱，立即拿出一盒德国轻音乐磁带。旋律分明，令人惬意。

我们中的一位和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睡在一个房间

里。这位日本老人以前是东京一家邮电部的职员。他很讲礼节，殷勤好客，常请我们喝茶。他退休后，自费来沈阳学习汉语，“纯粹是出于昔日的兴趣”。原来，日本占领时期，他曾在一个空军部队服役。

1932—1945年，在满洲土地上成立傀儡满洲国，日本人以此为基地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该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在失去国家独立的威胁下，敌对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而今，中国对邻邦日本有两种态度。现在，对中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先进技术的供应者，还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合作的方针占主导地位。然而，每逢中国各个城市举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兽行纪念日時，仍然出现反日言论。

沈阳以两座巨大陵墓建筑群而闻名。陵墓中安葬着满洲帝国的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及其第十四子阿巴亥。阿巴亥在北京巩固了帝位，于1644年又建立了满清统治。

“中国所有的居民均是汉人，皇帝本人也是汉人”——Γ·X·安德尔森在《夜莺》的开头这样写道。但在这一著名的论断中很容易发现两个历史错误。这位伟大的丹麦人写这句话时，多民族的中国正受异族统治。大概是命运的嘲弄，中国贵族习惯于高高在上，像看待蛮夷一样俯视邻近民族，却在蛮夷的后代满族人努尔哈赤面前俯首称臣长达二百多年，直到1911年帝制最后崩溃。